

全唐文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 2 201704

201704

金唐大

金唐大

金唐大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目錄

杜甫

二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爲遺補薦岑參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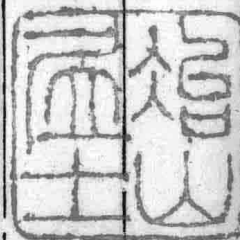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唐興縣客館記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畫馬讚

東西兩川說



金史卷之二十一
雜述

說旱

秋述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祭遠祖當陽君文

祭外祖祖母文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十

杜甫二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旣下有
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平
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赦臣萬死曲成
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以陷身賊庭
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過猥廁
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爲醇儒

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
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泰
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
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
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
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始竟闕於再三陛
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罪復解網羅之急是
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
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

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爲遺補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
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
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
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東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餘息蟻聚苟活
之日久陛下猶覲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之本

用明惡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
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茲事元遠非愚臣所
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
諸市朝大者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尚
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轍之謀大軍不可
空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
思明降表繼至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賊動靜之利制
不由已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
萬一軼畧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

軍鄆州西北渡河先衝收魏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
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邇迤渡河佐
之收其貝博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賊用仰魏而給
賊若抽其銳卒渡河救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
渡沁水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臣又請郭口祁縣等
軍驀嵐馳屯據林慮縣界候其形勢漸進又遣李廣琛魯
炁等軍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縣相與出入掎角逐便撲
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罰豈在王
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

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裨益謹進前件圖如狀伏
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唐興縣客館記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憚獨而
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咨於官屬於羣
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濕吾
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
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于大壯作之閏閏作
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墜壓

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傍序開發洩霜露潛靜深矣步櫺
復雷萬瓦在後匪丹雘爲實疏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
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
茂樹挾右階於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
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匱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矣宿
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
某無以粟階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
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
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

近夫厚不知其私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
不知賦斂乃至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廚使之乘駟闕辦
於私廩君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
是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或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
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
先覺矣杜之友朋嘆曰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解
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
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
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
石鼈老放神乎始清之天遊目乎浩劫之家泠泠然馭乎
風熙熙然登乎臺進而俯乎寒林退而極乎延閣見龍虎
日月之君亘乎竦梁塞乎高壁骨者鬣者皙者黝者視遇
之間若嚴寇敵者已伊四司五帝天之徒青節崇然緣輿
駢然仙官洎鬼官無央數眾陽者近陰者遠俱浮空不定
目所向如一蓋知北闕帝君之尊端拱侍衛之內于天上
最貴矣已而左元之屬吏三洞弟子某進曰經始續事前
柱下史河東柳涉職是樹善損於而家憂於而國剝私室

之匱渴蒸人之安志所至也請梗概帝君救護之慈朝拜
之功曰若人存思我主籙生之根死之門我則制伏妖之
興毒之騰凡今之人反側未濟柳氏柱史也立乎老君之
後獲隱嘿乎忍塗炭乎先生與道而遊與學而遊可上以
昭太一之神威于下下以昭柱史之告訴于上玉京之用
事也率土之發祥也惡乎寢而庸詎仰而先生藐然若往
頽然而止曰噫夫鳥亂於雲魚亂於河獸亂於山是畢弋
釣罟削格之智生是機變退邀攫拾之智極故自黃帝已
下干戈崢嶸流血不乾骨蔽平原乖氣橫放淳風不返雖

書載蠻夷率服詩稱徐方旣來許其慕中夏與夫容成中
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茲茂德困
矣矧賢主趣之而不及庸主聞之而不曉浩穰崩蹙數千
古哉至使世之仁者蒿目而憂世之患有是夫今聖主誅
干紀康大業物尚疵癘戰爭未息必揆當世之變日慎一
日眾之所惡與之惡眾之所善與之善勅有司寬政去禁
問疾薄斂修其土田險其走集以此馭賊臣惡子自然百
祥攻百異有漸天下洵洵何其撓哉已登乎種種之民舍
夫嗶嗶之意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

詔北斗削死南斗注生與夫圓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蟲
肖翹之物盡驅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
石鼈老畢辭三洞弟子某又某靜如得動如失久而却走
不敢貳問

畫馬讚

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褭清新魚目瘦腦龍文
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筋逸態蕭疎高驤縱恣四蹄雷雹
一日天地御者閑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
駿骨實惟龍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

良工惆悵落筆雄才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
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
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
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摧量西
山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
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闕兵馬使八州素歸心
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